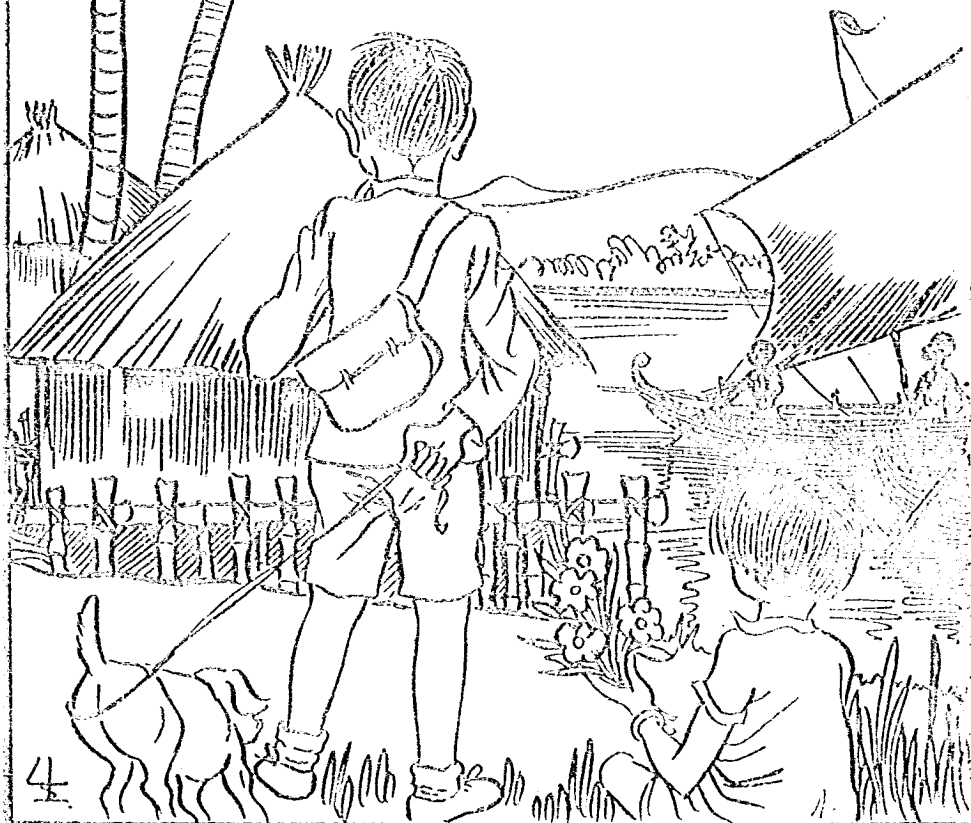


我在海南



大得說：

我的家在南洋

孫伏園題



目錄

小引	1
才德婦人	3
虔誠的佛教居士	9
唯一的汽車	14
紅旗與黑旗	19
故鄉的神仙們	23
琢娘	26
勉強離佛	31
後言	35
附錄	37
二小品	37

小引

有一年，我去四川大學看一個同鄉，他是川大有名的一位教授。在談話中，他對我說：「你是天主教徒，你該認識我的朋友大得神父吧？」我並不認識這位神父，他復對我說：「你該去見見他。」

一天下午，我到大得神父那裏去談天，冒冒失失地說：「神父，你該把你的生活史寫出來，一定很有趣。」他大笑起來。

「你太可笑啦！」他笑着對我說：「人在四十歲上就寫自己的生活嗎？」

「爲什麼不可以寫？孔子不是說過：『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我反駁他說。

「你很有意思，把我和孔子比，可是孔子在七十歲時，還沒有寫過他的生活呢。他說過：『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我這『四十而不立』的人怎麼敢寫呢？即使我有胆量寫，可是寫出來以後叫什麼名字？不是『備志錄』因爲寫備志錄的該是像黎賽留那樣的一個教主，像拿破崙那樣的一個皇帝，像比斯麥那樣的一個政治家，也不是『懺悔錄』，因爲只有教會裏的大博士聖奧斯



了，和反宗教的祖宗盧梭這類人纔寫「懺悔錄」。也不是「我的生活」，因為這個題目有點像電影明星的自我宣傳。但是名之爲：「我的每日生活？」這豈不是和羅斯福夫人無禮地競賽嗎？倒有一個題目叫作：「一個驢子的回憶錄」的；但是賽句爾夫人的驢子所有的那些德性我都沒有……何況這是小說題目，我的生活又沒有小說趣味……」

他這樣說着的時候，我注意看他辦公室牆上掛着的一張舊像片，他就對我解釋說：「這張舊像片是三十年以前我去歐洲前幾天照的，那時我不過十一歲，你看，那樣子不好笑嗎？……」他這句話引起我的好奇心，請他講他自己的童年，當作故事材料，想替他寫出來。他遲疑片刻說：「香港公教進行社總編輯程野聲神父，曾經也寫過信，請我寫『我的童年』，但我不知道這做夢似的生活能有什麼用處？但是你如果認爲有趣味，就可以寫一寫，不過你可不能公佈我的姓名。」

於是我忠誠地遵守他的約言，按照他的敘述寫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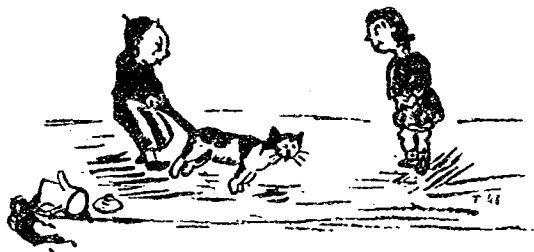
北平鳳音於四川成都

我的家在南洋

才德婦人

每一念及我的母親，便會想到舊約裏的一段描述：「才德婦人誰能得着呢？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她丈夫心裏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無損。她尋找羊絨和麻，甘心用手工作。她好像商船從遠方運糧來，未到黎明她就起來，把食物分給家中的人，將當作的工分派給婢女。她想得田地，就買來，用手所得的利栽種葡萄園。她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她覺得所經營的有利，她的燈終夜不滅，她手拿撚線竿，手把紡線車。她張手憐濟困苦人，伸手幫補窮乏人。她不因下雪爲家裏的人擔心，因爲全家都穿着朱紅衣服。她爲自己製作繡花毯子，她的衣服是細麻和紫色布作的……能力和威儀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後的景况就喜笑，她開口就發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則，她觀察家務並不吃閒飯，她的兒女稱她爲有福，她的丈夫也稱讚她說：「才德的女子很多，惟獨你超過一切……」

這一段完全把我母親的特點寫出來。我母親是一位有幹才的婦女，她不信任何宗教，但對社



會及家庭中的一切事務頗感興趣。她不愛菩薩，更不崇拜和尚道士。她從不到寺廟，在家裏也不供偶像。她對於莊嚴神聖的佛像還不及聽到尖銳的貓叫發生興趣。她像一個養貓專家，飼養着各種各式的貓約有二十多頭。我並不騙你，我常常爲了這些畜牲遭打呀！有一天，我幫我大姐開一盒罐頭牛奶。她在爐上熱奶子的時候，我把空奶罐拴在貓的尾巴上，貓又驚又怕，跳到爐上把奶打翻，污了大姐的衣服，於是我母親給了我一頓好打，還有一次，我把一隻貓拴在一個胖猴子的鐵鍊上。那猴子是看馬廐的，牠和貓開玩笑，拉貓的尾巴，貓發起怒來，抓瞎了牠一隻眼。我母親照樣處罰我，把我關在一間黑屋子裏。

我母親雖然不信任任何宗教，可是不能說她是無神論者。她確信有一位神明，無論吉凶禍福，她都歸之於天；她常對我們說：「天是保佑人位的，你們要忠誠處事啊！天要降福你們的。」她像其他的中國人一樣遵行祖先的習尚。每到陰曆初一、十五、要給祖先神位燒香供奉。然而在我看來，這只是一種傳統的家族觀念，而不是出

於宗教的信奉；因爲在我們南洋華僑看法，只有刻板式地遵行中國傳統的風俗習慣的才算真正的中國人。

我母親爲了要絕對保持這些傳統風俗習慣，嚴禁她的孩子們和那些不屬於中國血統的孩子往來。她從來不准我們到街上同沒受家庭教育的小孩玩耍，只有她不在家時，我才敢一個人溜出去到公園放風箏，鬥鷄，鬥蟋蟀。在南洋沒有冬天，所以我們一年到頭可以放風箏。鬥鷄鬥蟋蟀的玩耍，小孩子同成年人玩得一樣漂亮，只有一個區別；小孩子們並不用錢來賭勝負。我母親的眼光把賭錢看成一種罪惡，因此她不許我們打牌，然而我們把麻將牌排成花架，把紙牌做成扇面來玩耍。我的姐姐們用牌擺成各種各式的花架非常美觀。

罵人的習慣或言語，粗俗同不正當的遊戲一樣地被母親嚴厲地禁止。她每聽到我罵一個字，或吐露一句村話，當時就抓住我的衣領，打我一個大嘴巴。接受外人任何東西，或是向外人索要什麼，即使是無足輕重的糖菓，也照樣被母親責罰。爲我沒有得她的許可，偷偷接受女鄰人的餅乾，被她迫令吐出來的事不祇一回，她每次總是把我拖到我們的飯廳裏，兩眼盯視着桌上的餅乾匣，或是放點心的櫃櫥，向我責問：「在家裏沒有好東西，你就該到街坊家裏去乞討嗎？」實際



把剩下的都吃完……」從這一次以後，我每想到椰子香蕉的點心，就翻胃作嘔。

我母親還像我和我妹妹的啓蒙老師。她教我們認羅馬字母和阿拉伯字碼。從五歲起，我就每

上，餅乾點心時常擺在那裏，我們可以隨時去拿，然而我總喜歡吃從外面得來的，我總覺着，我姐姐做的那些好東西不如外邊的味道好。我這些怪脾氣把我母親惹惱了，我被她重重處罰一次：有一天，我二姐剛剛做好椰子和香蕉的點心，恰巧我姨母打發一個女僕送一托盤點心來，也是椰子香蕉的，無論我母親怎樣不許我動，我仍然拿了一塊吃，於是我母親，靜靜地把那一托盤點心放在我平常吃飯的桌子上，然後命令我：「坐下，把你愛吃的這些椰子香蕉點心都吃掉！」一共有三十塊，我吃完十塊以後，我覺着我像是吞吃了全世界的椰子香蕉一樣，再也不能下嚥。我母親就對我說：「好啦，等你把你吃進去的消化了，再

天坐兩三個鐘頭，反覆抄寫「A，B，C」和「1，2，3。」我寫的字體很難看，我母親不斷地對我說：「你寫的這張字是用鷄爪爬的嗎？端端正正地再抄一遍，不然我就罰你啦！」我的妹妹比我聰明，也比我專心。她用譏笑的眼光看着我冷笑，用手在她的臉上劃着，對我說：「羞！羞！」我用腳在我們的小桌子底下踢她一下。

一年以後，我被送到公立初小去讀書，我異常慶幸，此後便解放了：再不關在家裏。誰知我却受了騙：每天晚上用完飯，便該在我母親面前背書做數學習題。母親不在家，大哥就代理監督。妹妹却自由自在地去到花園同堂兄弟們玩耍。時間久了，我就想出一個偷懶的方法來：做功課做了半個鐘頭以後，我便假裝上廁所，我母親只好答應我去。於是我躲在廁所讓做功課的時間過完才出來……

我在學校依然故態。每當我不會功課時，就裝作胃痛裝得有聲有色，讓先生們都相信。但是不久這秘密被揭穿了，因為年終考試時，我在四十名同學中名列第五——要從後往前數！我母親大大的不滿，於是命我大哥去學校調查，結果，她明白了我「胃痛」的真像，氣得她發抖……禍無雙至，禍不單行，同時她又曉得了我對我的文法先生惡作劇的一幕。這位先生是學生們最討



怒吼着：「這是那個小鬼幹的？」誰也不敢動，過了幾秒鐘以後，我忍不住笑出來，於是雨點似的教鞭打在我的背上……但是我沒有說出其餘那幾個「小鬼」的名字。

厭的，因為他常常不問青白紫皂，胡亂打我們。因為要報復一下，所以有幾個學生買了一盒黑漆，交給我去辦，於是一天早晨在上文法以前，我把漆塗在黑板上和他的椅子上。他一到教室就拿了一枝粉筆在黑板上寫字，怎麼也寫不出字來，他氣得紅漲了臉，沉重地坐下去，拿他櫃子裏的竹棍，可是他再也起不來，因為他那雪白的褲子粘在新漆過黑漆的椅子上。他

虔誠的佛教居士

我父親正和我母親相反，性情溫柔，深信佛教。我們的家庭相當富裕，可是他花足錢一家人日用的留下，其餘的都周濟貧窮，他甘心過清寒的生活。一天，我大哥從遠方給他帶來一隻金錶，他很喜歡，可是還沒有到十天光景，我們的鄰居死了人，他們很窮，於是我父親就將他最喜歡的這隻錶送給他們作喪禮，幫助他們的治喪費。

看我父親平常的裝束，很像一個窮苦的鄉人，除非他在特別的場合裏，才穿嶄新帶色的衣服。有一回，我父親像一個鄉下人一樣的蹲在地上，一個穿着漂亮的外國青年走近他，沒有行禮就很高傲地對他說：「我是×工廠的經理，要見你們的主人。」我父親站起來，遞給他一把椅子，走進院子裏，一句話也沒有說。五分鐘以後，換了一身漂亮的衣服出來，比那青年客人還要穿得講究。他簡簡單單地對他說：「久仰，久仰。」他同他握握手，然後轉過臉來命令我說：「去告訴用人預備牛奶咖啡來！」我沒有聽懂那位工廠經理當時對我父親講了些什麼話，總之，我特別注意他那紅漲的臉像一朵紅牡丹。

我父親對於自己的服裝是這樣的不注意，然而他喜歡我們整齊清潔。我們家裏到處整潔有條不紊。這並不算稀奇，因為我們家有那麼多人：一個車夫，一個花兒匠，三個男僕，四個女僕。每當我們出門作客，或是有客人到我們家裏來，父親總是讓我們穿上最好看的新衣服。我很喜歡這樣，但是我最討厭的，就是穿了好衣服，必須安靜端莊，像一個道貌岸然的小孔夫子一樣。我父親常常責備我三哥，因為他時常同大家惡作劇，並且用他的滑稽動作招人笑。但是我父親從來不責罰人，並且我永遠沒見過他發氣。

雖然如此，可是大家都怕他，甚至連那些官吏和外國人都敬重他。他一句話，就可以處理一件事。我四哥有一天從縣立中學病瘡回家來，調查結果，原來是學校裏一個外國先生把我四哥打傷了的。父親給學校的董事長去了一封信，董事長立刻把那個先生和校長一同辭退了。又有一回，我們縣城裏的站長，他是新到任的一個外國人，他調戲我一個姑母。我父親立刻寫信給鐵路局長，八天以後，一位新站長就來到我們縣城裏辦接收。

我父親到五十歲的時候，完全擺脫了家務交給我母親管理，可是我母親却又將家務交給她四個月年齡大的孩子——我兩個哥哥和兩個姐姐——她自己管理農田。我父親這時一天只吃一次飯，

吃一整麵和白水煮熟的青菜。他在荒野的高山上度過半年的孤獨生活，從那高山到我們家要走一天的路程。我父親即使在家裏，他也不放棄他那種隱士生活。在我們花園裏，我父親修了一所小樓，周圍栽了一叢叢的竹子，還有一片菜畦。他在那裏整天唸佛，種菜。他打坐寫經一直做到半夜。

我不曉得我父親屬於佛教的那一宗派，但是他在小樓上有一座觀音堂，常對我說到「普賢」，說到「極樂地」。我現在想這個或許屬於淨土宗，在淨土宗的「普賢」就是初祖的意思。供在佛案上的觀音像，是半透明的大理石彫成的。這座觀音是我舅父的。我舅父有五個女兒，沒有兒子。在我過繼給他作繼承人的那天，他給我存了一筆二十五萬元的款子，爲我大學畢業以後經營事業的資本，並且同時送給我這座觀音作禮物，保護我避災免難，還送給我一對翡翠花瓶；這一對綠色的花瓶，是三百年前，我的外祖家的祖先從福建帶出來。我把這兩隻花瓶分置在觀音像兩旁。

我父親實行戒律威儀。他不僅守居士居家的「五戒」，而且遵守沙門十戒——不殺生，不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不着香華鬘，不香塗身，不歌舞倡妓，不往觀聽，不坐高廣大床，不

非時食，不捉持生像金銀寶物。他比我們城市裏的方丈和僧人還忠誠地遵守清規。那些僧人和方丈，大半生活仰仗化緣募集。我父親按時按節地佈施他們。那方丈在他未死以前，很早就給自己買了一口檀香木的漂亮華貴的棺材，在幾家富戶共同替他們建築的一片墳地上，修了一座白大理石墳墓。但是我那時很愛這位方丈，因為他常常把奉獻給觀音菩薩和媽祖婆的食物分給我吃。媽祖婆是在我們南洋特別普遍供奉的航海女神。我父親告訴我說：當初我們的祖先，全靠媽祖婆的神力，才逃出滿洲人的毒手，漂洋渡海來到南洋。我們如果遇見什麼災難，我父親總是向媽祖婆求救。我們又請了一尊最大的媽祖婆神像，供在我們家裏，懇求她救我四哥的性命。我四哥是我們家裏最可愛，最聰明的孩子。媽祖婆坐着鍍金的椅子，蒙着精細的繡花帕子，由我父親和我三個哥哥親自抬到家裏來。我們全家人向她跪拜祈求，供奉了八天之久，求她挽回醫藥的效力。我看見我母親第一次流下一滴一滴的熱淚，落在一座泥塑的偶像足前，我深深地感動了，因為她素來只信靠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可是我四哥患了十天的腦膜炎便死去了。我母親痛哭不已，我父親就自慰說：「這是天意呀！我們該當歸諸天意。」

我母親親受了這次的重大刺激以後，需要休息。我姐姐爲了讓她安靜休養，就請我父親帶我

住在他隱居樓。我很喜歡，因為我父親性情慈祥，在他那裏絕對的自由，沒有人監督着讀書，沒有人責罰，再也不挨竹棍打。我僅僅是不吃肉和好吃的點心，不能睡軟床而已，我們睡在平鋪在地上的光板上，並且在餓的時候，爲忘掉飢餓就念一段經……。

這種嚴肅的規則，對於像我這樣從來沒有缺過任何食物的小孩子最不方便了，我過了一天便感到不自在。在早晚間打坐的時候，我常常看不到觀音菩薩神聖的臉，却嗅到烤肉香氣，和我姐姐最拿手的好菜炒香蒿的氣味；我還想到一個漆盤上堆了五顏六色的各樣細糕餅，這是在我們家常有的。我把這些幻想中的誘惑告訴我父親，他就鼓勵我常常念佛經上的話：「必也知違佛制，生大慚愧，念餓鬼苦，常行慈悲，不多食，不美食，不任意食……」

經過一個月的奮鬥以後，我完全習慣了這種苦修生活。我每天吃兩次飯，不到半夜不睡。在學校我也專心用功了，並且成績很好，學期終了我考取第三名——這次是從前往後數……我父親得意地對我母親說：「誰說念經禁食一點都沒有用呢？」

唯一的汽車

我母親，在她的父親死後，繼承了一輛套四馬的大馬車，但是沒有馬。這種漂亮的繼承品，又費錢又給別人添增了多少麻煩，因為無論如何，也要買四匹馬來拉牠，並且要修一個車棚，造一間馬廄，必定雇一個車夫，用一個馬夫，還不算看馬廄的猴子。這猴子是在我們家看家畜棚趕蒼蠅的。我母親很能幹，她想出一個經濟的辦法來一舉數得：我們的担水工人同時司馬夫，餵猴子，打掃馬棚等職務；至於我們的園丁，他身兼兩職：他修理完花園時，就當車夫，他不當車夫時，又去當園丁。當他穿了一身白衣白褲，很漂亮的車夫的制服時，他驕矜自得，洋洋然溢於形色，並且他一看看到他所說的那「全縣最時髦最美麗的馬車」，和那四匹高大漆黑強壯的澳洲馬，便驕傲到了不得，除了我母親以外，他見人便說：「我的馬車」，「我的馬」。

我最怕馬，因為車夫告訴我，馬專吃淘氣的小孩子——我又是常常不大聽話。可是我喜歡去馬廄看猴子。那猴子很可笑，我每次拖牠的尾巴，牠總是做出種種滑稽的鬼臉；尤其特別可笑的，是那天我把胡椒和鹽放在香蕉裏給他吃。牠吃完之後，從這一匹馬上跳到那一匹馬上，尖銳的



叫着，在馬背上擦牠的嘴。這種耍猴子的把戲，不久便中止了，因為猴子死了。猴子的死因是這樣的：我把一隻貓拴在猴子的練子上，貓用爪挖掉牠一隻眼睛，受傷過重而死，那時我對母親說：「那是牠的錯，誰讓牠扯貓的尾巴？」

猴子死後，我並不十分憾悔，因為不久馬廐取消了。我哥哥旅行回來對我母親說：「有一輛馬車固然很好，可是並不實用，並且太古舊了，不如有一輛汽車，我們有了汽車可以作長途旅行，也用不着關心到馬和猴子那些麻煩事。」一個月之後，我們的馬賣掉了，黑色的馬車也不見了，我們買了一輛紅色的汽車。

這是全城的第一輛唯一無二的汽車。牠的出現引起大家的注意，都來看這新奇把戲，你來我去的觀賞；朋友們來讚賞，鄉人們遠道而來看這輛「機器馬車」，他們問汽車夫說：「車裏有鬼嗎？」汽車夫按喇叭作出各種的鳴聲騙他們說：「對，有鬼！」他們給司機師面子，稱他為「先生」。我們的園丁馬車夫最不满意，每次有人對他談到汽車，他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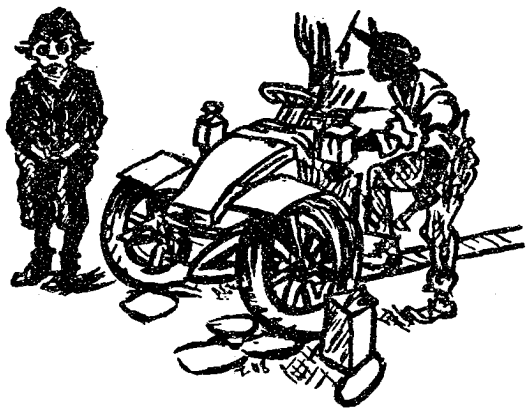
一邊說一邊聳起肩來：「不該把我的馬車和馬賣掉，買這汽車啊！這是鬼的發明，牠會給我們招災惹禍的，瞧吧！」

第二天，馬車夫的預言幾乎應驗了。我三哥要試一試新車，母親答應了，於是他坐在司機師旁邊，我和小妹琢娘，奶娘依爾羅，坐在車裏。我們剛出城，三哥讓司機停住，他自己坐在司機的位子上，便胡亂開起來。起先，汽車走得很慢，一個鐘頭只走十五公里，我喊他：「再快點！再快點！」機箱突巨響一聲，把我們震動起來，汽車便風馳電掣地飛跑。琢娘怕得伏在依爾羅的懷裏，依爾羅就閉上眼發抖，她後來對我們說：她自己倒不怕死，她最怕我們死。我很相信她這話，因為她從我母親十六歲時，就陪伴我母親，她眼看着我們出生長成。十二年前，我最後見到她那一次，她已經老了，兩眼差不多失明了，她細心地從頭到腳看着我，含着淚說：「你都這麼大了，琢娘現在也同你差不多大，如果她不……」她沒有說完就泣不成聲。

突然，我聽到一聲雷鳴。我哥哥和司機的臉變成灰白。汽車後面兩個輪胎炸了，汽車陡然停在一株大樹前面。我們坐了馬車回家，丟下司機修理車子。

我不曉得我哥哥怎樣解釋這次的變故，也從沒有人對母親講起汽車的速度和撞大樹幾乎軋死

我們的事，所以她也沒有對我們發怒——這是最使我驚訝的了。



同時，更使我驚訝，也使我們又驚又喜，就是又有一

次，因為汽車同樣地又闖了禍，母親什麼話也沒有說。這是在汽車撞樹以後很久了，我母親帶我去鄰城作客，她下汽車時囑咐我：「同司機坐在車上，我一個鐘頭以後就回來。」我在車上坐了五六分鐘，或者還不到五六分鐘，我就請求司機開車到城裏的寺廟。在沒有人的巷子裏行駛，我爬上他的膝頭，用手扶在輪盤上，司機說：「小心，小心，我們該向右轉，什麼都看不見，你遮住我的視線！」我們向右轉：呵吱！呵吱！我們的汽車軋了一個裝滿菓子的手推車，便自行停下來。從對面的舖子裏，跑出一個人來罵了許多話，都是我母親嚴厲禁止我說的那些粗話。那個人並且威嚇我們，要打我們的司機，並且要帶我們到警察局。司機和他交涉以後，他沒明其妙地微笑着平靜下來，並且讓我們平平安安

我在家中的南洋

安地離開此地，我們退回原路，經過一家汽車修理廠停住片刻。晚上正在吃晚飯以前，我看見我父親給司機一張五元的鈔票，付修理汽車和我們沒有吃著的水菓費，但是我母親對於這些事一點也不知道。

紅旗與黑旗

那一年，我們南洋華僑也參加推翻滿清的革命。至今想來，依然如昨，因為異族勝利者的崩潰，在我們家裏引起一幕悲喜交集的意外趣劇。

我哥哥的結婚吉日，是按城裏八字先生的推算，訂於十月十號。前好多天，我們就大張喜筵款客。十號那天早晨，我哥哥就美服華冠盛裝起來，在大客廳裏，面南而坐，拘拘謹謹，整顏正色和平時判若兩人。四輪大馬車套上了兩匹駿馬，準備向新娘的家出發。新娘是我母系的一位親表姐。我們家裏從一進門直到廚房，到處都擠滿了人；男人的粗聲闊笑，婦女們嘖嘖呱呱的嬌聲細語，混在鑼鼓鏡鈸聲中，作成一種想像不出的不調諧的音樂。

突然間，一切的喧鬧嘩噪都停了，人羣中分開一條路，區長喘息着來到。他俯在我父親的耳朵上，小聲說了幾句，就像他來時一樣的快快溜走了。他來報告一個重要的消息：革命黨在武昌起義。這個口傳的消息，一個人傳一個人地，不到十分鐘，所有的客人以及用人們都知道了。他們開始低聲爭辯，繼而激烈的動起武來。

這時，我哥哥不知用什麼藉口，離開他的位子，溜到他房裏。幾分鐘以後，走出來，已經脫了華服，剪掉髮辮。這種輕鬆的變化，產生了悲痛的結局；我的姐姐們哭泣，我父親憂慮，有些客人冷嘲熱諷，人羣闐然而散，像是怕什麼危害他們。我哥哥，爲了剪掉髮辮，眼見他的婚禮在不歡而散的場合中結束……。

但是這事絲毫沒有消滅他的勇氣。當天晚上，他剃光了頭，像和尚一樣。以他那「紅旗」秘書長的資格，他該給衆人作個榜樣。

因爲在我們南洋華僑有兩個政黨同時對立：共和黨（紅旗）與保皇黨（黑旗）。共和黨是支持孫中山先生創立的「同盟會」分會的。這同盟會的同志們，首先由我父親領導，隨後由我哥哥領導。分會分成許多小組，組員都是青年與城中的富家子弟，但是像我祖父過了六十歲的那些人是例外；我祖父雖然沒有參加「黑旗」他却是一位激烈的保皇黨。有一天，我二哥大胆地在他面前說西太后是一個老惡婆，宣統皇帝是一個小飯桶，他便發起怒來，幾乎把我二哥打死。

「紅旗」與「黑旗」這兩個敵對政黨派，在我們南洋都是絕對的公開。紅旗的黨員，每月在我們家的大客廳舉行兩三次集會；黑旗的黨員也時常找地點開會。他們秘密通過的議案和計劃，

很快地被人傳出來。在我們南洋，人人都是那麼快嘴多言的，並且也沒有什麼可怕，滿清政府的人員是不敢惹我們家的。

這兩派「旗」仍維持着友誼關係——至少是外表的。然而，有一天，我三哥開了一次玩笑，幾乎讓他們兩「旗」入械鬥。在我哥哥請客吃飯的時候，我三哥特別淘氣，他將三個聯坐在一排的黑旗黨員的髮辮結在一齊。當他們吃完飯站起身來時，別人都笑起來，紅旗的寶貝却變本加厲用各種話取笑開心。黑旗的人們以為是侮辱他們政黨，於是首先雙方對罵，隨後便動了拳頭，結果惹起我的祖父用打人的木棍解決了這次糾紛。

武昌起義的那一個星期以內，在我們家，離奇古怪的事層出不窮，紅旗的黨員天天晚上在我們家聚會，我三個哥哥和他們的朋友都帶了剪刀出去剪別人的髮辮。我們稱髮辮為「猴尾」，剪「猴尾」運動的第一個犧牲者，就是我們家最可靠的一個青年管家。這個老好人從早晨五點鐘忙碌工作，他中午才走出飯廳便靠了柱頭睡起來。天氣是那樣悶熱，他的髮辮盤在地上像一條蛇，這機會很好。一，二，三，他的辮子剪掉了，滾在柱脚下，於是我們開始按韻調唱：「起來吧！沒有尾巴的滿洲猴子呀！」他驚覺醒來，揉揉眼，摸摸頭，痛哭起來，拾起他的髮辮，像一顆

沒有「尾巴」的流星向着客廳急速的跑過去。因為我母親和我姐姐們都在那裏，他在她們面前瘋狂地搖着他的髮辮，發出沒有人聽懂的奇怪音調抱怨。我的姐姐們，爲避免狂笑，躲在幔帳後面。這一幕實在滑稽，就是我母親，素日相當莊嚴，這次也忍不住高聲大笑了。

剪「猴尾」運動的首次成功，益發增加哥哥們的勇氣。當天有二十條「猴尾」都被他們剪落了；一星期光景，紅旗的全體黨員都頭髮禿光如月了。

故鄉的神仙們

在學校，下課休息的時候，我聚精會神地看同學們跳繩。冷不防，有一個同學從身後衝了來，我兇猛地被他撞倒，跌在一塊大石頭上，我的左臂跌斷，同時跌傷三個門牙。人們把我抬到家裏，我整整疼了三個星期，無論醫生怎樣加意療治，我仍就疼痛，日夜不得安眠。

我父親決定帶我到一個朋友那裏就醫。他這位朋友是山裏的一個苦修隱士，因他有一種特別的神力而著名。他有四十歲左右，身材高大粗壯，兩眼炯炯有光，髮黑而長。他不說話，別人不能問他什麼，如果問他只能用手式或寫字。他有一羣弟子和崇拜他的人，有年青的，有年老的，但都是善良家庭的人。他的茅屋在一座下臨蓮花湖的山上，是由這些人之一替他加意修造的。有人說他不吃東西，他能知人心裏所想的，即使是相隔一千里之遙，他也能够知道；他的靈魂能够離開自己的軀殼任意漫遊，至於他的肉體却坐在茅屋裏不動；總之，人們都敬他如神仙。

他給我一包淺咖啡色的粉麵，他寫出話來命我把這粉麵用酒精化開，塗在我受傷的臂上，早晨塗一次，晚上塗一次，一直塗三天。我依從他的命令，像我以前聽從任何命令一樣，於是果然

我的臂就不疼了，不到一個星期，我的胳膊完全康復。

我斷臂康復的消息，很快地傳遍了我們那一縣。人們都將這事歸功於這位苦修隱士的神聖。崇拜他的人數目激增，有許多人還要模仿他：穿上長長的黑色袍子，一任頭髮長起來，不吃飯，只吃蔬菜。我三哥常常說他們：「什麼把戲！」我三哥也不信神，也不信仙。有一次，在報紙上發表一篇長長的文章譏諷這些黑袍隱士們，標題爲「寄生蟲與騙子」。我相信這一定是我三哥寫的，但是，我不知爲什麼原因，有人告發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個黑旗黨員，於是這位不幸的黑旗黨員被人處罰推到糞坑裏洗了一個澡！

我不知那些隱士是否真是騙子，不過我們家的一個管家倒是騙子。我們的管家外表勤謹幹練，却又忠厚老誠，我母親討厭他，在我母親面前，他怕得像風中的秋葉一樣的戰抖。我父親却相反，很愛他，因爲父親願「一切衆生即時生淨土」。我們這位管家，爲討我父親的歡心，在他住的一所房子裏，「用我們的錢」——我三哥常這樣說——修了一座小佛堂。他在那佛堂裏假意地燒香禱告，高聲朗誦地唸佛經；此外，他裝着什麼也不吃，他像神仙一樣的過活，一直到那一天，他完全迷醉顛狂的時候，他在媽祖婆的神案前跳舞，拔了一位羅漢的鬚鬚，於是，犯了衆怒，大

家打他，把他丟在監獄裏。兩天之後，我到監獄裏去慰問他，見他睡在粗床上，頭上滿了傷疤，滿面血痕，可是他自己還莫明其妙！

二十年以後，我從歐洲歸來，我母親問我：「你還記得我們的『神仙』嗎？你父親在那五六位朋友，有的死去了，有的變壞了，至於我們的管家，他吸上鴉片，現在幾乎是一架骷髏。」我問她：「給我治好胳膊的那一位神仙現在怎麼樣？」

「沒有人知道實情，」我母親告訴我，「有的人說他騎了白鶴升天了；又有人說他死了；還有人說：他還在鄰近一個海島上，衆議紛紜，傳說不一，你父親比我知道得更清楚。」

琢娘

我的妹妹乳名叫琢娘。她的名字是取意三字經上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理。」因為她排行第四，家裏的用人稱她爲四娘，外人叫她四小姐。她雖然比我小兩歲，可是她比我又聰明又用功。我們一同學寫「A，B，C」時，我母親從來沒有說過她寫的是「雞爪字」，同時還給我作模範，讓我學她，使我滿面羞紅。人人都喜愛她的柔順安靜；我也愛她，因為她很天真爛漫，總是笑。她梳着兩條辮子，繫着紅緞帶花結，我常扯她的兩條小辮，可是她從來不急，仍就笑嘻嘻的。

可憐的小妹，她常爲我受罰。在我們南洋，過端午節是頭一天晚上開始供神。在祖宗神位前放上供桌，桌上羅列祭品，樣樣俱全：一個烤豬頭，一隻燻鴨，一個清蒸雞，一尾香噴噴的糖醋大魚，四季菓品，一盤粽子，一壺酒，幾隻空酒杯，幾碗飯，幾雙筷子，在吃晚飯以前，放鞭炮，燒香，以後，桌上的菜餚便是請屈原的鬼吃了，直到第二天中午，誰也不能動桌上的東西。

那一天，我對琢妹說：「我們演戲玩呀！我當屈原，你就作船夫，找屈原的鬼。供桌下面是



江水，我在江水裏，你就把桌上的水菓粽子丟給我。」妹妹覺着這個主意很好，她拍着小手喊：「很好！很好！」我滑在桌子底下，於是，豬頭啦，鴨啦，雞啦，魚啦，橙子香蕉啦，雪片似的紛紛的都丟下來落在我的頭上！我正式的在醬油醋辣子汗液的湖裏游泳。忽然害怕起來，從「江水」裏跳出來，對我妹妹說：「琢妹，你瘋啦！我告訴你給我丟粽子，水菓，你怎麼把一桌子東西都丟下來？」

她笑着逃跑了，我的祖父來啦……

「你做什麼呢？」

「我沒有做什麼，爺爺！」

他看到差不多都空了的供桌，掀起直垂掃地的繡花桌幔，他怒吼起來：「你是個鬼！」於是他把我母親喊了來，對她說：「看吧，這是你們令郎作的好事！」

「這不是我，是琢妹。」我在辯駁。

「好！立刻把她叫來！」我母親說。

我找了好久，才把她找到。她蜷伏在雞欄的角落裏，臉都嚇白啦。

「琢妹，」我平靜地對她說：「快起來，媽媽找你，我想屈原不滿意我們了。」

她哭着站起來，正巧母親拿了棍子迎面遇見我們。她手裏的棍子滋味，我是嚐慣了的……

又有一次，我對她說：「琢妹，媽媽不在家，今天是場期，我們去做生意呀。」這個主意並沒有招她笑，可是她做了個鬼臉答應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廚房拿了一個背兜和一隻小筐子，在背兜和小筐子裏裝滿燻肉和雞蛋。我把背兜扛在背上，將筐子交給琢妹，於是我們去趕場。別人都認識我們，見我們像小販貨郎，就同我們開玩笑，可是沒有一個人願意買我們的貨物；就是白送也沒有人願意要，到中午的時候，一輛馬車搖搖而來。

「啊，」我對妹妹說，「那不是一個買我們的雞蛋和肉的要人來了？」

結果，那輛馬車停在我們樓房前，一位太太走下來，就是我的母親！伴隨她的女僕，用手掩着嘴笑。我不笑，琢妹也不笑。走回家的路上，我感到荆棘滿途難以前進，受罰又是避不開的。

過了些時候，油漆匠來油漆我家的門窗。下午，當他們休息的時候，我拿了他們一盒紅顏色

帶到雞欄，捉了一隻公雞，把毛都拔光，從頭到尾給他塗成紅色，然後把他放在院子裏。於是，我自己躲在花園裏。

過了半個鐘頭，我聽見琢娘的小足步聲叮叮冬冬響了來。

「嘻！嘻！嘻！」她笑。

「琢妹，怎麼啦？」我問。

「嘻！嘻！嘻！」她接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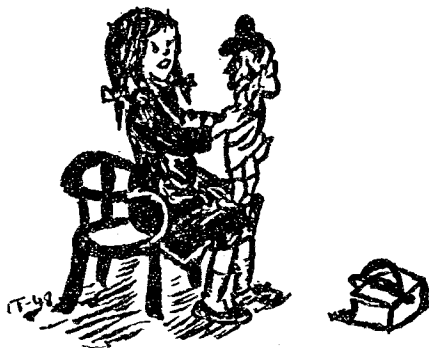
「你是瘋了嗎？」我問她。「你小心，你再這樣笑，我就發氣，把你的洋娃娃丟給馬吃。」

「你看見我們的公雞沒有？」她問我說。「嘻！嘻！嘻！多可笑呀！牠全身沒有毛，並且和我們的門窗一樣紅！」

「媽媽看見了沒有？」

「看見了，她還叫你去看看呢。嘻，嘻，嘻！多可笑啊！」她一邊說一邊笑着走了。

我的祖父總是莊重威嚴的，見不慣任何開玩笑的事。如果有人放肆地在他面前大笑，他一定生氣。他臉上很少笑容，只是看見我們的姐姐們微微笑一次，或者在他喝完一杯燒酒，吸完一隻



呂宋，才會笑一笑。在他的桌上，隨時擺着一瓶酒和一匣呂宋煙。

一天早晨，上學的時候，我走在祖父的桌前，看看左右都沒有，我就拿了一隻煙放在衣袋裏。走在車站等車子，一邊等着，一邊拿出煙來吸。吸了兩三口以後，我的胃翻騰起來，車站動了，像地震一樣天旋地轉起來。

下午，我一睜眼很驚訝，我躺在家裏的床上。琢娘膝上抱了洋娃娃，坐在我床邊的矮凳上。她和家裏所有的人一樣，面帶愁容。我的頭像鉛一樣的沉重，我模糊地問：

「我不是今天早晨上學去了嗎？」
琢妹沒有告訴我，我慢慢想起我祖父的煙來。

勉強離佛

那天晚上回到家裏，大門緊閉，窗扇嚴扃，沒有一點聲息，可以說是家人都走空了。

「琢妹！琢妹！」我大聲的喊。沒有回應。我們的乳娘，依爾羅，輕輕開了門，低聲對我說：「不要大聲叫喊，四娘病得很厲害。」我隨在依爾羅的身後走進去。我姐姐正遇見我，拉了我的手，引我到飯廳去，用一種特別的聲音吩咐我說：「就在這裏等着，不要到臥房裏去。」我問她：「琢娘在那裏？」她沒有回答我就走開了。幾分鐘以後，她又回來，兩眼紅腫，全身戰抖，她勉強對我微笑，但是，她笑不出來。我問她，「你爲什麼哭？」她說：「我沒有哭，我眼睛疼。今天晚上，你同從弟睡在另外一個房裏！」

屋子裏異常寂靜，我怕，不能入睡。早晨，還沒有出太陽，我姐姐從床上把我拖起來，對我說：「穿上藍衣服，我們去看琢妹。」我聽了這話就曉得琢妹死了，因爲在南洋藍衣是平輩的喪服。

琢娘睡在一個棕色的棺材裏，棺材還沒有釘蓋，放在供祖先的香案跟前。我祖父和父親也在

那裏，坐在一角上，閉着眼。屋裏燈燭輝煌，但是比前夜更加寂靜，我只聽見我的蟋蟀的叫聲，我那些蟋蟀是關在小盒子裏，放在靠近廚房的牆根下。我以前最喜歡聽的蟋蟀叫聲，現在我聽了害怕。一隻貓走過，我驚慄起來。我聽到任何一點小聲音，都驚抖一下。我拉了我大姐的手，拖他陪我到琢娘的房裏。永不離琢娘的洋娃娃躺在床邊的一隻椅子上，我拿了洋娃娃，顫抖着把牠放在棺材裏，擺在琢妹的右手上，琢妹好似最後一次向我微笑。

沒有了琢娘，世上就沒有生趣了。清哥死了，華姊也死了，其他的哥哥姐姐都太大，從弟太小，慶弟更小，還是小娃娃。我家裏雖然住了許多人，我却感到無限空虛。

快要放暑假的時候，我就請求我父親帶我到他隱修的山上去住，於是我們帶了三個月的日常食用物品，用一隻驢子駝着，帶了一個男僕向山上進發。

我父親的小房子是建在草木繁茂的高山半腰一塊險陡的岩石上。斜依在山溪近旁一條深不見底的水在山溪裏潺潺低吟。有一家樵夫住在溪水那邊，看守着父親的小房子。那樵夫頭髮蒼白，只有一位妻子和一個衣服破濼的孩子，以及一隻兇惡的狗，幾隻山羊。這一羣，看見我們來到，都快樂的歡迎我們。

我們的茅屋共有三間：一間佛堂，供着鍍金菩薩像；一間臥室，在光地上鋪了一張竹席子，就是全屋的陳設；一間飯廳，裏面有一張桌子，一個小檯櫥，幾隻短凳；廚房是在外面一株大樹下面；離小房子不遠，有一條瀑布，便是我們洗澡淋水器。

除去樵夫以外，沒有其他居民，這個地方真是理想的隱修的所在，我願意在這裏像神仙一樣的了此一生。

然而，我才住了十五天，正當我坐在樹身上，瞻望天際，我看見我一個叔父，帶了兩個僕從遠遠走來。他來請我立刻回家，我無可奈何，丟下我父親孤身一人在山林裏，聽了叔父的勸告，隨他回家。

我正在等待接受母親的一頓「棍子」，但出我意料之外，母親和顏悅色地對我說：「快去洗澡，換衣服，我們到舅母家裏去。」從孫娘死後，母親對我特別溫和。自從我由山上回來那天，她任我自由行動，我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禱告，坐禪，禁食，到廟子裏去拜佛。不久，在清早一起來，母親意外地在客廳款待我，並且當着哥哥們和姐姐們的面，對我說：「你這樣做雖然很不錯，但是禁食禱告並沒有什麼用。你現在還小，你的責任就是讀書，預備將來做一個大官。」

等你到像你父親那樣年齡時，你再做你願意做的這些事：禁食念經等等，我都不管。一星期以後，你的堂兄妙昆去美國，你要同他一路走，並且等你像你大哥一樣得到大學畢業證書以後我才准你回家。」



我沒有說什麼，應當聽從。我的姐姐們靜地幫我收拾箱子。她們都很難過。我起程的頭一天，我最後一次拜我的白大理石觀音，我的姐姐們每人給了我五十元。第二天早晨，她們都躲在自己的房裏，我不能向她們告別。

我離家時，跪在母親面前，看見她滿眼淚花。二十年以後，她看見我那張「像大哥那樣的大學文憑」的時候，又痛哭起來。那時哥哥對我說：「你知道爲什麼送你到外國去？就是

因爲怕你當和尚。可是，你現在仍然出了家，這真是天命勝於人意啊！」

後言

當大得神父敘述完了以後，我就問他：「你離家預備到美國去的時候，你那時多大年齡？」他仰起頭來，沉思一會，說：「那時正是第一次大戰以後，我十一二歲，剛剛高小畢業，相當現在的初中二年級。我先到香港，在一個天主教中學讀了一個月，後來又在耶穌教中學讀了一年，隨後就去英國，因為我的堂兄昆沒有得到去美國的護照。」

「你是不是常住在英國呢？」我又問。

「不，在我讀高中以後，我母親命我回家結婚，但是我沒有回家，就去法國，隨後又去德國，最後去比國。」他的臉微紅着答覆我。

「你為什麼不在香港繼續上天主教中學，偏要到外國去呢？」我追問下去。大得神父笑了，他這樣說：「他們強迫我每天學天主教的道理，使我不自在。」他一邊說一邊吃吃地笑。

「可是你又怎麼會變成了神父？又什麼時候信的天主教呢？」我反詰他。

「在魯文大學一年級時，我受了天主教洗禮。」他說。

「你全家都信天主教了嗎？」

「沒有，只有兩個親弟弟和兩個堂兄，他們是同我在歐洲讀書時受了洗禮的。」

「我可以請你告訴我，你對於天主教義的見解嗎？你怎麼會當神父呢？我很想知道，你既是學政治外交的當然應該作外交官，為什麼當神父呢？」我翻來覆去懷疑地問他。

「等我到八十歲時再告訴你。」他一邊說一邊送我到門口。我回到家來，感到十分迷惘……

一九四八年四月

附錄

三小品

在成都「蜀鐸月刊」上，大得神父曾發表兩篇文章，題目叫：「我所認識的雷鳴遠老人」，「讀『我也可談天主教麼？』之後」，和「中國的外交總長——陸徵祥」。這兩篇文章，因為大得神父的童年時期有密切關係，因而將牠們翻印如左，以便作讀者的參考。

（鳳音）

(一) 我所認識的雷鳴遠老人

「快起來！雷神父到了，他在底下會客室裏等你呢！」教務主任將我的睡房門推開後，這樣對我低聲地說。

「幾點鐘了？」我睜眼朦朧地問他。

「還早，剛打四點半，可是雷神父忙着要做彌撒，因為他做完彌撒，就乘早車往別處去講演。」教務主任回答我以後，便匆匆的往樓下跑。

那是二十四年前一個冬天的早晨的事情，也就是我和雷神父首次見面的一天，當時我剛從英國中學畢業後經過德國來到比利時，法語還不會說，國語也祇認識兩三句很簡單的問話，例如：「貴姓？您好嗎？貴處那裏？」之類罷了。

我洗好臉，穿上衣服，一步一步地走下樓的時候，盼望着雷神父用英語或德語對我說話。不料，他一見了十六七歲的一個中國學生，突然興奮起來，帶着滿臉的笑容，便囉囉向我說出純粹北方腔的中國話來，說了許久之後，才知道我是不懂中國話的中國人，忍不住哈哈大笑一聲。

「奇怪極了，你是一個中國人……」雷神父因看到我害羞的耳赤面紅，話不會說下去，便拖我到經堂裏去輔祭。

「請神父原諒，我不是天主教徒，不會輔彌撒。」我誠懇的用英語告訴他。

「沒有關係，我教你就是了。」他一面穿着祭衣，一面搖了搖頭答覆我說。彌撒完畢，當我送他到火車站的時候，他鄭重地吩咐我說：「你須努力學習法文，以便下次見面時暢談。」

果然，不到三個月之後，我們第二次相見，使用法語談了一小時的話，當時我已經受過洗禮，和四五十個中國同學在魯文大學肄業。除少數的私費同學外，這些同學們都仰仗着雷神父專為留歐中國學生所獲得的獎學金來讀書，因此人人都稱他們為「雷神父的學生。」

「雷神父的學生」，不僅在魯文大學一個學校裏修業，西歐各國的公教大學及中學都有一兩名。記得，在民國十三年夏，當留歐中國公教青年會召開首次全體大會的時候，「雷神父的學生」的統計數目，曾經達到了三百多名數額；其中的大部份匯集在法比兩國，其餘則在瑞荷意德等國求學。

雷神父時刻關懷着這些學生，彷彿父母對於兒女一般。爲了扶持他們成就學業，他全不顧

感到自己而犧牲一切。自從民國八年，他第二次回比國的時候，直到民國十六年，足足八年的光景，他不息的東奔西走，在西歐各主要城市裏爲中國宣傳，並爲他的學生們募捐，因爲他認爲培植中國人材，和宣揚中國文化，是他做傳教士唯一的使命。他對我們訓話的時候，常常這樣說：「你們若願中國完全獨立，則非努力修身修業不可，這確是你們青年人的重要責任……」

雷神父這種「克己無私」的超人精神，值得人人欽佩和羨慕。他爲了維持中國人的體面，屢次勸我們穿着整齊，吃可口而富有營養的食物，可是對於自己的衣冠和飲食，却絲毫不講究。自從我最初認識他的時候起，一直到他離歐返華的那一年止，足足七年的光景，他始終沒有買過一件新長衫或一頂新帽子。除在公開講演時穿着中國長袍大褂之外，他依然戴着古舊的法國式「神父帽子」，穿着不知補過幾十次的褪色「神父衫子」。想起來，雷神父的古舊衣冠，幾乎是他爲中國青年奮鬥而犧牲的標記！

不特雷神父的服裝鄙陋不堪，而且他的飲食也素淡異常，和中國窮苦者的飲食一樣。有一次，我跟着他坐火車到巴黎去，到中午旅客們上餐車去午餐的時候，他便從皮包裏摸出兩片乾麵包，將一片讓與我另一片自己默默地吃。「一片乾麵包不够吧？」我邊吃邊問他。「你還不知道，

在我們中國每天有一片麵包吃的人不多哩！」他這樣譴責我說。又有一次，他在晚上七八點鐘突然來到魯文，根據他例常的習慣，便在他的妹夫（科學院地質學教授）公館裏下榻。他的妹夫立即擺出一席豐富的晚餐給他洗塵，不料他才吃完一碗肉湯和一小塊麵包，便往外走，到醫院裏去慰問一個患病的中國同學去，直到半夜才回來。

可是在潔白的床上，從半夜能睡到天亮的這種福氣，並不是雷神父天天所能享受的，平常，他不睡在火車上，便睡在火車站的休息室裏。有時候，他因疲勞到極點，在長途火車裏睡一整夜不醒。大概是民國十四年春的一天傍晚吧？他應魯文大學之邀，預定那天晚上八時正，由巴黎來到魯文，對大學全體學生講演中國當時的政治情況。大學堂裏很早就擠滿了人，魯文全城的市民，幾乎和學生們一樣的盼望着雷神父——他們所謂「中國宗徒」——的來臨。他們一直等到九時許，仍然不見雷神父的影子，他們異常驚奇和失望。第二天早上，上課的時候，望揭示處一看，才知道雷神父在火車上沉睡，直到天亮走到荷蘭國境內方醒！

雷神父得意的門生，大約是在魯文大學肄業當中的六七個同學。他對這些同學所懷着的希望，很早就發現了，就是在留歐中國公教青年會召開首次大會，選舉幹部人員的時候。爲了滿足

雷神父的欲望，出席該會的全體會員，欣然選了這些同學爲會長，副會長，中法文秘書，中文「公教青年周刊」和法文「公教青年月刊」主筆等主要職務。雷神父的眼光確是神仙一般伶俐，開大會迄今二十三年，六七個同學中，可以說沒有一個人辜負了他的厚望。這些同學姓甚名誰，恕我暫且不說，現將我主持法文「公教青年月刊」時所得的經驗略誌一二，指出雷神父爲中國宣傳的方針和特點。

法文「公教青年月刊」，本在我認識雷神父的前一年，就已經刊行了。當時雷神父還在巴黎，不便隨意發表有關中國的許多問題，此外，在公教同學當中，能精用法文投稿的人，也僅有一兩個；爲了這兩種緣故，該刊的內容，實在不足代表留歐中國公教青年的思想和期望，因此開大會時，我們請求雷神父將社址由巴黎遷到魯文，並由作者及幾位同學主持社務的一切。

雷神父創辦這刊的實際目的，在乎宣揚中國文化，同學提倡在華建立中國教會正常體制，並由中國主教主持教務行政，作者雖對祖國的一切情形，茫然一無所知，然而每月不斷的發表論文，檢討中國政治問題或在華傳教問題，因爲雷神父教我們的宣傳方針很簡單，完全適合同學們的政治見解；聽他對外國人公開演講或私人談話，中國似乎是一個完美的國家，而中國人的缺點彷彿

佛是西洋帝國主義侵華一二百年以來的惡果，我根據這個方針，常在月刊上發表議論，結果被讀者痛罵幾頓！有一次，駐華某外國讀者將一份月刊退還，在我寫的一篇社論上用紅鉛筆略注如下：「這篇文章的作者，應該緊緊把他細起來，用木棒痛打幾下……」雷神父重新看了這篇文章以後，便譏笑我說：「的確，你是該挨打呀！」

雷神父離歐返華許久以後，一位同學送我一本書，名叫「基督在中國」，是一位在華傳教二十五年的法籍神父寫的。在書的某一章裏，作者曾譴責「公教青年月刊」的負責人說：「最可笑的，該刊的主筆，雖然是個黃口孺子，然而却像他的神經錯亂的師父一般，嘵嘵不休的教訓我們老年傳教士，該如何善盡本份。據他所發表的論文，我們祇要隨從着他高明的意見，中國便可成爲一個偉大的基督教國家……」

可惜，我當時已經進了修院，不能隨便向作者致謝了。

(二) 中國的外交總長——陸徵祥

一九二七年六月的早晨，比國蒲蘆池城附近，聖安德修院的待客神父異常慌忙。他匆匆地狼吞虎嚥吃完早餐，於是他東跑西跑在走廊，庭院，尋找青年的初入會士和新神父們，因為在那一天院長特許他支配一切。

我是這些幸運之人中的一個，並且都曉得是怎麼一回事，可是我故意問他——爲我自己好玩，因爲他急忙說話的時候，像機關槍一樣，沒有聯接詞，前置詞，時間，動式……。

他說：「本篤兄弟」，他把我從飯廳拖出來，「整整一早晨找初學會士們……要事……中國部長來……沒有預備……」

「什麼中國部長呀？」我莫明其妙地問。

「啊，是，中國部長，大官……總長……外交部長……來這裏……新入教……修院生活……大光榮……中國人洗熱水……喝熱茶……」

還沒有等我對於熱水的事問個詳細，他便飛跑到火車站去。我去廚房打了一盆熱水——並且

吃完我的早點，因為工作的信號還沒有響，我就不去唸經，不空着肚皮操作——像待客的神父以及其他有經驗的神父們一樣。

兩個鐘頭以後，他同着一個穿着漂亮的中年的中國紳士回來——那中國紳士穿着黑色燕尾服，帶條紋的西裝褲，黑色軟帽，輝煌的金邊眼鏡，黑鬚而鬚稀少，他言語緩慢，但他的法語完美無疵，好像法國語言就是他的祖國語言一樣。他態度的謙遜特別和他的服裝漂亮相反，他似乎是模擬中國的新舊兩派一樣。

陸大人徵祥到本篤會來，並不是像一個旅行家或是來作一週的避靜的；他乃是要在修院消磨他的殘年，歌頌天主的光榮，報答天主用世界上一切的光榮庇護他。他的生活史像小說而遠出於現實。他從他父親在上海開設的小書店裏；一級一級地爬上中國官場的階梯。

他生在一八七〇年，二十歲時被遣送至比得哥勒中國代表團作翻譯。兩年以後，他被任大使隨員及頭等秘書職，並代表隨同中國特使赴俄參加沙皇加冕禮。一八九九年，作海牙首次會議的中國代表，六年以後，中國帝制政府任命他為駐荷蘭公使，他自一九〇五年繼任至一九一一年，直到他去俄國任全權大臣時才移交。

在一九一一年，巨大的政治運動掃蕩他自己的祖國，皇廷傾頹，成立共和。當他頭一次被任總理時，他異常驚奇，乃回國就任，同時繼外交總長職，一九一四年長總統府禮部職。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年以後，他又作總理，並從一九一七年與一九二〇年任外交總長。當他任外交總長時，曾代表中國出席巴黎和會。戰後，他繼續居留歐洲，作駐瑞士公使，並且也是出席國際聯盟及國際勞工會議的中國代表。他那年夏天早晨敲聖安德修院的門時，仍是駐瑞士的公使。

按照聖本篤的會規，在給他穿會士服裝以前，院長請他先在客房住幾天，我被任命作他的「護守天神」，我並不是比其他的會士們更爲天神化，但是因爲在本篤修院裏，每一位預備入會的人，都有一位青年會士作「護守天神」，引導他走第一道修道階梯忠誠地遵守會規，我的工作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兩天之後，陸先生比我更懂得會規了，並且用最大的速度追隨會規的每一個字。

因爲待客神父會在他那機關槍的話中告訴我，陸先生需要熱水——不洗臉也不吃茶，但是用來洗腳——所以我一天兩次給他打一罐開水——一清早和夜間上床以前。在他來到的那天晚上，他歉然地對我說：「你瞧，本篤兄弟，我差不多成了一個習慣啦——我在晚間臨上床以前，如果不把我的腳在熱水裏浸一浸，我就整夜不能安眠。」

雖然如此，他的志願比他的習慣更堅強。過了幾天以後，他對我說：「請不要再給我拿熱水了，我已經離開社會，我必定同每個人一樣用冷水。」當天他就不用熱水，他自己服待自己，不要我（或任何人）打掃他的房間，整理他的床鋪。他更進一步——洗他自己的夜壺，並且自己打水。得知陸先生克己的進步，我比院長和管青年會士們的神父更喜歡，因為我不是掃地洗夜壺的專家。

在週未以前，陸先生剪去他的頭髮，剃光他的鬍鬚，換去他的燕尾服，穿上本篤會的粗布會衣，戴上會裏的軟帽。藉着這個機會，比王亞爾伯一世送給他一封親筆慶賀信：駐巴黎，布魯捨拉，海牙，里斯本的各中國公使，以及許多比國權貴，都來參加這次宗教儀式和筵席。修院像一個蜂窩一樣的忙亂了一整天。聖安德修院從來沒有為一個來入會的人入會舉行如此隆重的盛會。

那天我是飯廳門口的守門人，並且還在客席上招待客人用飯。我的守門職責，是把一捏聖水，遞給每一位走進飯廳的發了總願的神父和每一位客人。我用右手兩個手指捏了一點聖水來給駐里斯本的中國公使時，他抓住我的手，親熱地搖着說：「嘿，嘿，貴姓？貴姓？」我笑得那樣厲害，以至於我離開我的職司，躲在飯廳的大門後面——於是我被處罰，跪在院長的餐桌前吃我那碗湯！

陸神父決定學習拉丁，哲學及神學，這對於一個五十七歲的老人，並不是容易事；就是在我也不容易，我有光榮來教他，但是我知道的拉丁文如希臘文希伯來文是一樣的少。我們極其美妙的一同進行，我們念了我們的「Rosa, Rosa, Rosarium。」我們就談孔夫子，菩薩和在中國飲茶的藝術，於是，時光很適意的過去。陸神父雖然在歐洲居留時間長久，受的是外國教育，可是他的中國氣味很濃厚，並且是一個孔派的中國人，他將學問與傳統道德操行置於光榮與財富之上。他不喜歡談論他作官的時候的事情，每當人問到這問題時，他總是不變地說：「在過去我沒有做什麼事——沒有什麼可說的。」但他歡喜談到他從前的老師，許景澄先生，是清庭的大官，為保護外僑而捨掉生命。當拳匪之亂時，西太后下御詔要殺盡一切外僑，御詔上說：「每遇一外人即殺之，如外人圖逃立即殺之。」許先生和另外一個大臣，袁昶，把「殺」字改為「保」字。據一位親王的日記報告這種大膽的行爲，結果如此：「昨天李秉衡和剛毅發現西太后御詔內的殺盡一切外僑的「殺」字，被袁昶與許景澄改為「保」字。我正遇見剛毅，他說西太后面現盛怒。他們兩個今天早晨處以斬首，我的兒子恩明親眼看見他們死的。」

陸神父從不以他那低微的出身為恥。他時常敬重地談到他的父母，因為他以為孝道是人類第

「道德。他有一天告訴我：『我的父母已經去世了，你的父母還在，你是很幸運的。』他又說：『從此以後，我要把你的父母當作我的父母。』他實踐了他的決心，每有一個特別機會，他就給我的祖父和父親寫信，稱我祖父爲「叔叔」稱我父親爲「伯父」。

他也主張必需求學，他再三地說：『我老啦，我的記憶遲鈍了，我不能學什麼新的東西。可是你呢，本篤兄弟，你還年青，在你前面，你有一條光明的前途。你必定乘院長給你一切的良機好自爲之。中國的前途全仰在你們男女青年身上。』並且當我在魯文大學預備我的畢業論文時，他盡他所能作的幫忙我；他得了院長的許可，給我買我所需要的參考書。

他自己讀古今中外的書籍，來消磨他的餘暇。他的談話常充滿孔孟的話引經據典，而最尊重中國的賢哲，但他以爲學問必須同謙遜並進，他說：『一個有學問的人，如果是驕傲或存心不善，就是一個危險的人物。』他又說：『孔子是一個亘古最有學問的人，他還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他也喜歡引用聖保祿的話，聖保祿說：『一個人能够移山，而沒有仁慈心，就是像發響的銅鐸和叮噠作聲的鐃鈸一般。』

陸神父是聖安德修院的忙人之一。在他受司鐸之職以前，他平均每天接到十封信，大多數是

社會上有高尚地位的人寫來請教他的。他都是自己親筆回答他們，因為他是從不麻煩他自己的僕人的那種人。他說了又說：「我的老師許先生說：『不要把自己能做的事堆到別人身上』，我一定遵從他的教訓。」雖然他的身體並不十分健康，可是在他沒有病的時候，總是參加會規規定的精神工作。一九二八年最冷的時候，攝氏零下20度，熱氣管都結凍了，他沒有遺漏過一次早經。他像其他的神父們一樣，在經堂裏從四點半起停留兩三個鐘頭，一直到開早飯的時候。

吃飯的時候，他同每人一樣吃粗淡的食物，同時也像每人一樣洗自己的碗的湯匙。他從不談到食物，每一樣東西放在他面前時，像是對這位吃過帝王筵席的人都是够好的食物。

在他當神父以前，他在修院裏參加最低微的工作：他看過門，擺過飯，刷過地板，除去他敲教堂的鐘不算，他做每件事都超過他體力以外。

陸神父在他發總願以前，他放棄了私人的財產。他的寶貴的字畫對聯送給院長；中國書籍——一個豐富私人藏書集——送給魯文大學的圖書館；他所接受的自己的政府；法國，比國及其他國家給他的高級勳章，都送給教宗庇護第十一，用他結婚的戒指和陸太太的手飾，做了一隻聖爵，北平輔仁大學接到他一大盒青銅獎章，當獎品分散給應受獎品的畢業生；他的積蓄存在一家銀行

，留作辦教育用。他只留下三樣東西——他偉大的心，偉大的學問和偉大的經驗——並即使是這些，當人們來向他求教或求安慰的時候，他也無限度地欣然給出去。他從前作過大官，他現在變成了一個基督的偉大門徒。

陸神父是由前駐中國宗座代表，剛總主教，在一九三五年六月，聖的神父。從他進入聖安德修院以來，第二次被請去羅馬，他第二次藉口有病而拒絕。他以同樣的理由，拒絕命他去南京作總主教的命令，但是他把他真實的動念告訴我。他秘密地告訴我說：「本篤兄弟，我告訴你實話吧：我已拋棄了一個人所能夢想的世上一切光榮，我為什麼又回到社會上去呢？耶穌曾經說過：『凡手扶着犁而向後看者，都不配進天國。』」

這意思並不是說陸神父對於社會上普通事務失掉興趣。在他的修院房間裏，他不斷地為祖國的幸福祈禱，並逐日銳敏地留心國際間的事態。我知道他正為中國與梵蒂岡交換外交使節一事敏捷地思考，並且我還記得，他聽到奧國總理被希特勒殘酷地謀殺時，是何等憤慨。他無限地讚揚蔣介石主席：「畢竟我們還有一個人救中國啊！」他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得意地對我說。一個比國朋友問到他：「是否主席能統一中國這樣大的國家？」他回答：「當然啊！我深信他將來統一

中國，並使中國成爲世界富強國家之一。」

當我同着本篤會文嘉禮神父離開比國以前，陸神父對文院長說：「文神父，有人說在中國什麼東西都是好的，另外有人——還是大多數——說在中國任何東西都是壞的，可卑的，這兩種說法都是錯誤的。在中國和任何地方一樣，有好的東西，也有壞的東西，有好人，也有壞人。如果你要避免受騙，一定要把這話記在心頭。但是我願意告訴你另外的事：你此去中國，是爲中國人民和中國的好處而工作，並且你不再回歐洲來。據此你的工作會有完滿的結果，你要像我們的人一樣，住在他們中間，與他們共甘苦。」他又說：「中國人民酷愛學問。你們在四川也如在歐洲一樣的協助學問的進步，讓我們的人民曉得西洋文化的美點，並且在你們深知中國悠久的文化後，將它傳到西方，由此你們將來對於中國與歐洲都有所貢獻。」

文神父並沒有忘記這種開朗的勸告。自從他來到中國十二年以來，他自己專心研究中國語言及中國文化，他已經取得中國公民資格，並且計劃着在四川省會成都，成立中西文化研究所。這種計劃的實現，正適於文神父——他精通羅馬，希臘哲學與文學——這實現仰仗在陸徵祥神父一樣，願意推進東西文化疏通的這些人身上。



書叢生學代時
 洋南在家的我

承印者： 聚珍印刷公司 威靈頓街五十號 電話二六零零二	出版者： 新生命出版社 干諾道中八號 發行所： 皇帝行二樓	著者： 南洋	定價： 港幣四角
--------------------------------------	---	-----------	-------------



My Home in The South

by

Taddeus Yang O. S. B.
 New Life Publishing Society
 King's Bldg. 1st fl.
 8, Connaught Road C.
 Hong Kong

Printed by Empire Printing Co.
 50 Wellington Street, Tel. 26002



Imprimatur: H. Valtorta. Ep. Hongkong.
 MD-1/OMI/0005/1ed/3/49

4
02238

402238



H.K. \$ 0.40

MD -1